

3 巧退银票



此子全傳

# 叶燕子李三全传

## (三) 巧退银票

改编 文 治

绘画 刘丰杰 刘艺青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根据小说《大盗燕子李三传奇》编绘的连环画套书第三册。

李三在天桥卖艺，得罪了大黑塔以后，便栖身于陶然亭方塔之上。他昼寝夜出，到处作案。一日，他在大栅栏闹市，巧妙地偷了晚清退职太监臧德才的巨额银票，闹得官府大动干戈。张禄投靠侦缉队长马玉林，设计诱捕李三。李三在朋友的帮助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当面退还了银票，击破了探警的阴谋。

(1) 陶然亭，曾是燕京八景之一，是文人雅士畅游欢聚的好地方。现在却全是一派村野风光：浩淼的水坑，望不到头的公墓，荒冢累累，野草蔓生，断碑和残丘，满目怆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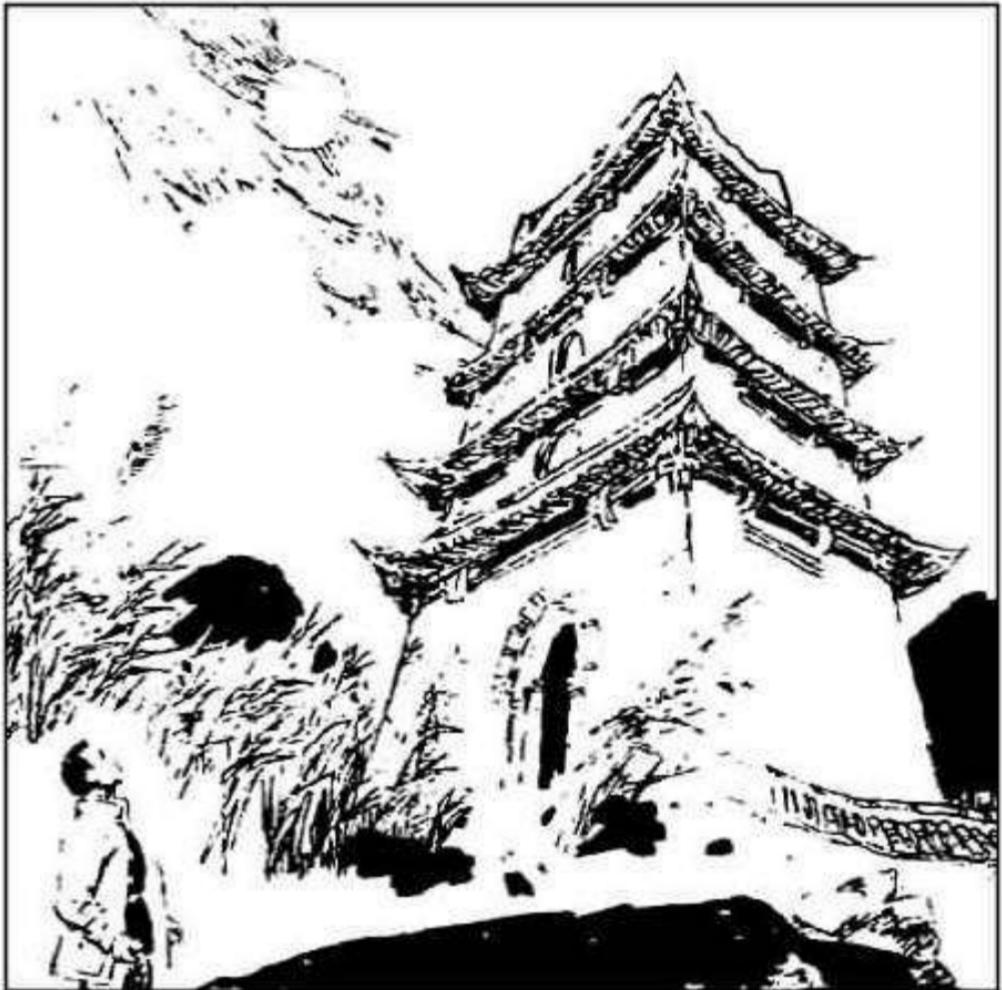


(2) 李三戏耍了大黑塔以后离开热闹的天桥，因无处安身，便随着凭吊荒冢的人们，来到了这里。他在苇塘边望见了那一座方形砖塔，暗想：

“得，这就是我的住处了。”



(3) 不久，夕阳西下，月亮东升，他见没有游人行踪，便来到塔下。只见塔座高陡，旁有一座高大坟墓，立有石碑，周围是矮墙。李三想象，这一定是一座阔人的坟茔。



(4) 他边想边离开塔座有两丈来地，然后一个鹞子起飞，跳上了高塔尖上。原来那方塔上尚有一小块平地，还有一座小木屋，屋门被一把长了绿锈的铜锁锁住了，显然已很久无人来过。



(5) 李三用肩膀端下了一扇木门，借着月光，只见屋内四壁空空。他敞开了屋门，晾晾潮气，自己便坐在屋前平台的草径上歇息。这时一轮秋月，浮泛中天，月光如水，晴空似海。



(6) 李三离开喧嚣闹市，独坐塔顶眺望，忽生思乡之情，他想到自幼飘零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；而今这偌大京城，竟无自己立锥之地，人间何等不平？！不觉凄然泪下。



(7) 他不知坐了多久，只觉夜深风寒，才薅了几把陈年衰草，走进木屋，躺在杂草上。心想“也罢！不给我活路，那些富人也甭想舒舒服坦地活着！”他下了决心，才渐渐睡去。



(8) 从此，这儿的方塔木屋就成了李三的秘密住处。他昼寝夜出，到处作案。于是，在这古老的京城，便到处流传着某豪让被盗、某富人被劫的传闻。



(9) 这一天，华灯初上，正是前门外大栅栏闹市最为热闹的时刻。只见李三身着灰布长衫，挤在人流中，徜徉闲逛。



(10) 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个穿戴阔绰、五十开外的人。李三远远望见，不觉喜上眉梢。原来这人是一名晚清的退职太监，名叫臧德才，因财大气粗，勾结官府，甚是霸道。



(11) 李三已跟踪他多日，不得下手。今天风他带着听差出现在闹市，就紧跟脚印，来到前门，臧德才被跟班听差们前呼后拥着走进了“茂源银号”。



(12) 银号三间门脸，高柜台上是铁条栏杆。掌柜的见臧德才裹着下摆走上高台阶，便急急忙忙迎到门口，打千请安。



(13) 臧德才被请进套间。他喝了两口清茶，才说：“马掌柜，我新近又讨了个偏房，是苏州清吟小班的姑娘，身价为三千现大洋，怕携带不方便，想由宝号兑换个‘银票’如何？”



(14) 马掌柜一听，忙说：“这是小事一段，何劳大总管亲临小店？”臧德才说道：“我本不想来，又怕拿着这些现货，有什么不测之事。”



(15) 掌柜的解开小包，里面是黄灿灿的金条和小元宝。他眉开眼笑地走出去，叫来一位帐房先生，用试金石试过金条和元宝的成色，又用戥子一一称过。



(16) 不过一会儿，伙计用描金漆盘托进一张银票。掌柜的解释说：“这是三千现大洋的银票。凭这银票，在南七北六、十三省的银号，都可兑现。”



(17) 两人交易完毕，掌柜喊了声：“送客！”就有伙计打起帘子，臧德才便和随从先后走出茂源银号，来到街筒子里。



(18) 正在这时候，早已久候的李三迎面走来，故意和臧德才撞了个满怀。他一趔趄，随即跌倒在地。臧德才十分气恼，便喘息着斥骂李三。



(19) 李三一边道歉，一边趁势搀扶了臧德才肩膀一下，举止洒利，行动快速。然后转眼之间混到人群中，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

(20) 臧德才出了大棚栏，在前门大街锦萃银楼挑好几件手饰，一摸腰里钱袋，不仅那剩余的金银没有了，连那张银票也不翼而飞了。急得他额头上青筋暴突，直淌冷汗。



(21) 臧德才咬牙切齿地说道：  
“好哇！定是那个撞我的小子干的，快给我报案去！”



(22) 臧德才赶回自己的公馆，便先奔书房，取出一张名片，在片子后面写了几句话，吩咐听差说：“赶紧去找警察局唐玉麒局长，让他立刻派侦探捉拿那个贼小子！”



(23) 警察局长唐玉麒知道臧德才手眼通天，特意和他拜了把兄弟。接到臧德才名片，问了听差的几句，便立刻赶往臧德才的家中。



(24) 见了面以后，臧德才述说了一遍丢失银票的经过，随后便把唐玉麒训斥了一顿。唐玉麒满口答应三天内破案见他。



(25) 和平门外  
厂甸的一家货栈里，坐着大黑塔和北京城的扒窃头目。警察局长唐玉麒正在给他们训话：“今天找你们，是让你们查查这活是谁手下人干的？”



(26) 一伙扒窃头目们，都面面相觑。七嘴八舌地回答：“回禀局长，我段子上没人干这事。”

“要是查出是我们干的，就枪崩了我！”“一定是外来新手！”



(27) 这中间，大黑塔始终沉默思索，直到最后他才说：“启禀唐局长！很久以前我在天桥，碰见一个外路卖艺的人，很有两手活，不买咱账，这银票是不是跟他有关系？”



(28) 大黑塔说出此人的长相，唐玉麒喜的一声怪叫：“对！就是他！……这案子就交给你了，三天内破案！再会！”冲着一帮人拱手走了。



(29) 大黑塔自从领了缉拿李三的旨意，便带着几名打手，乔装打扮，出入首饰金店银楼，四处搜访。他断定这盗银票的人，手里有金锞子银锭子，一定要到这些地方来卖。



(30) 大黑塔的推断果然不错，到第三天傍晚掌灯时分，他果然发现李三进了靠近天桥的一家小银楼。



(31) 大黑塔随即赶到，当李三刚把小元宝放在柜台上时，大黑塔早已悄悄地从背后摸上来，一把攥住了李三的手。



(32) 李三一看这彪形大汉，正是在天桥卖艺场上遇到的那个地痞大黑塔，便一个猛劲，抽出了大黑塔攥住的手腕，跳出五尺多远。



(33) 他本想破门而出，但见门旁已有人把着，便翻身越过了柜台，用脚踹开窗户，跳了出去。



(34) 窗外是一溜夹道。他一纵身，越过夹道，蹦上墙头，然后一个鹞子翻身。跳过火墙，火速混到街上人群中去了。



(35) 但是大黑塔等人也循着这条道，穿过了人群，拼命追赶来。



(36) 小街的两侧，俱是小摊小贩，逛街的人，熙熙攘攘，使得李三冲撞多时，也没有能逃脱追趕。



(37) 这时，他只好使出那燕子三超水的绝技。每次找出一个立脚点，一纵身，就飞腾起来，越过那许多摊子，向前飞跑而去。



(38) “饭桶！快给我追！”大黑塔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叫骂。倒惹得摆摊的小贩和过往行人，对李三那超群的武艺，叫好不绝。



(39) “快逮住他！”大黑塔向人群高喊着。人们一见大黑塔，都嘻嘻哈哈，没人靠前。等他走远，才交头接耳广义说：“你看吧，这小子，八成又在逮‘革命党’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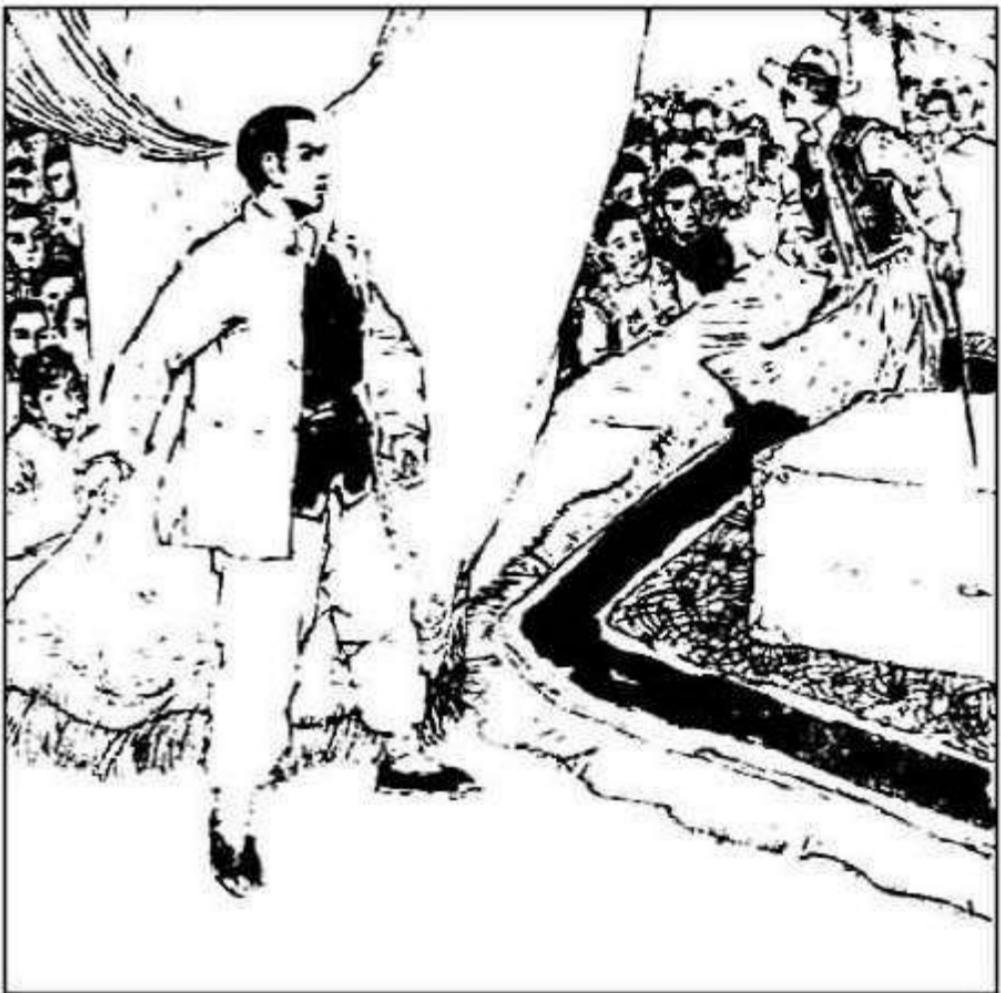
(40) 跑到小街上，有片空场。空场上搭着芦席大棚，在棚之内是白一飞等人在耍马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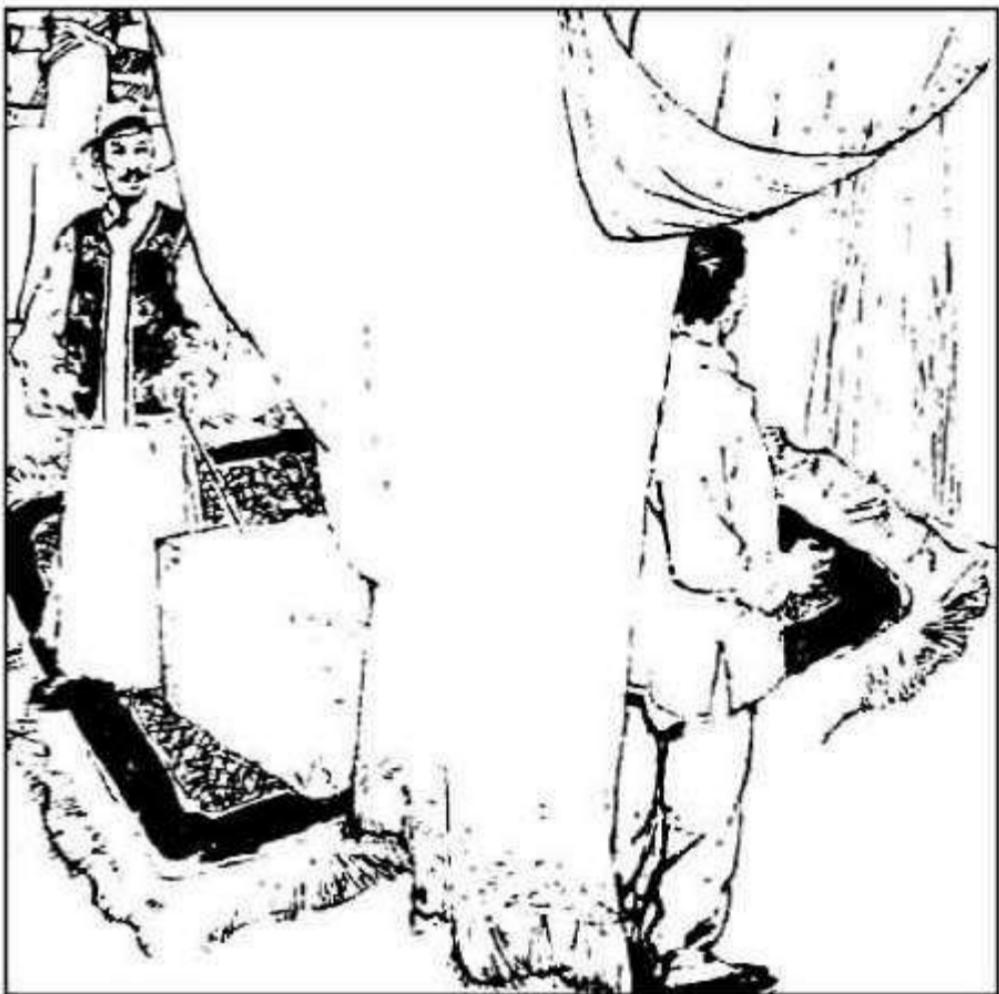
(41) 戏台上，白一飞正表演大变活人。一名女演员打开箱盖，让观众看。白一飞用棍敲打箱子各处，一边说：“哎！箱子整帮整底，我把活人藏进去……”



(42) 正在这时候，台下后排观众骚动。原来李三被大黑塔一伙追得无路可逃，便钻进马戏棚来了，又一个燕子超水，翻到台上侧幕，轻声呼唤说：“仁兄，快救救我……”



(43) 白一飞一愣，果然见大黑塔带着几名打手涌进戏棚，他平时受大黑塔敲诈勒索，对他恨之入骨，加上和李三往日的交情，便以目示意，让李三钻到箱子里去。



(44) 李三会了意，一个猛子扎到箱子里，白一飞便假装用绳索捆绑箱子。



(45) 大黑塔赶到台口，高声吼叫：“赶紧把箱子给我打开！我是来逮人的，你以为我没着见，飞贼钻到你这箱子里去了。”



(46) 台上一片愕然，闹不清这是真事，还是剧中情节。白一飞深鞠一躬，作揖说道：“在下在大变活人，没看见飞贼闯入，不信你瞧！”女演员掀开箱盖，果然只是一只空箱子。



(47) 大黑塔又吼叫着向白一飞要人。白一飞微笑着盖上箱盖，用铁棍一敲说：“有、有人！”大黑塔猛然把箱盖揭开，却站出来一个美丽的妙龄少女，手执鲜花向观众致意。



(48) 大黑塔十分惊愕，又往箱子里察看。正这时，从箱底蓦地冲出几只鸽子，向大黑塔头上扑来。他一边轰着鸽子，一边退下舞台。引得台下观众开怀大笑，怪声叫好。



(49) 大黑塔被搞得十分狼狈，喊叫着说：“这飞贼从台底下跑啦，快追！好，白一飞，要逮不住飞贼，唯你是问！”说罢，一伙人冲出了马戏棚。



(50) 原来李三从箱子底儿里漏出去，便从戏台底下溜进后台，然后从席棚的小角门逃走了。当他快要跑到小街尽头时，后面传来了喊声。



(51) “截住，别让他钻到苇荡子里去！”后面传来的喊叫声，正好给李三一个提示，他拼出全身的力气，越过一片荒冢，躲进陶然亭那片大苇塘里去了。



(52) 天黑了，李三才跃上方塔木屋中歇息。不料，从塔下传来了嘁嘁喳喳的人声。原来，大黑塔的打手警察局的侦探已在此埋伏多时。



(53) 这时累累荒冢的陶然亭，包围在一片吓人的凄凉、死寂之中，寂静中，传来耳语般的说话声：“等这小子睡着了”，“哈哈，这回他是插翅也难逃了！”



(54) 不大一会儿，方塔上传来了呼噜声，大黑塔挥手：“上！上去抓活的”李三在塔上看的真切，四面都有窜动的黑影向方塔爬过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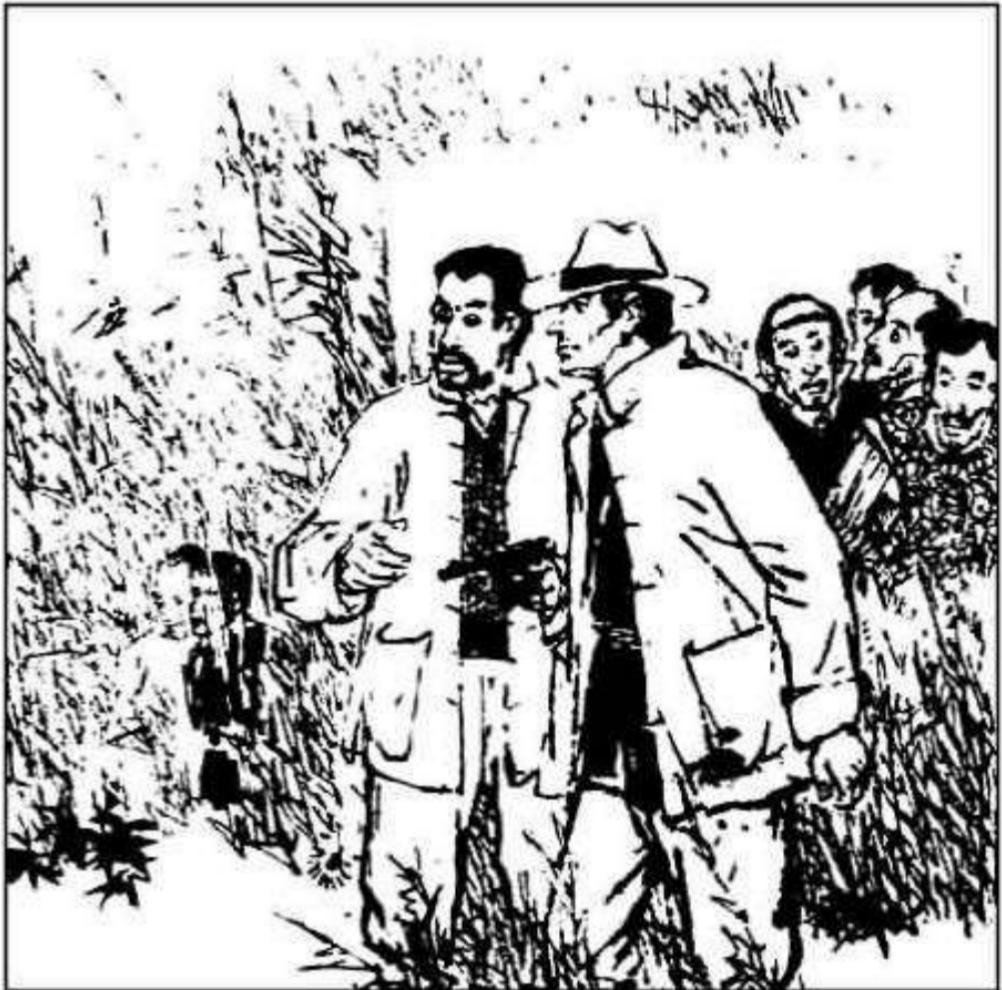
(55) 李三一边  
打着呼噜，一边  
看下面的人有的  
已经登上木梯。  
这时他一个箭步  
蹿到南面，又一个  
鸽子翻身，落在  
在方塔之下，拔  
腿向芦苇荡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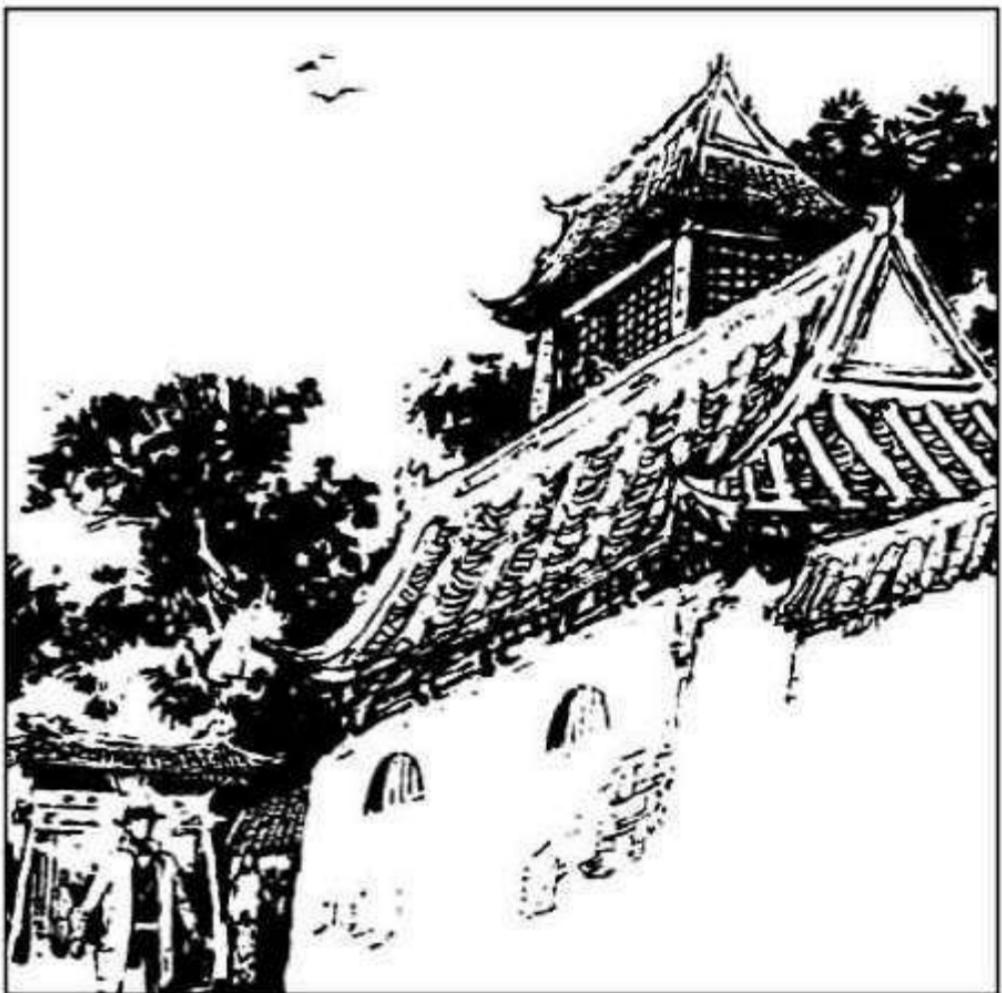
(56) “坏啦！这小子跑啦！”等大黑塔翻下木梯时，李三已象在草上飞一样，钻进苇荡，又潜泳到池塘对岸去了。



(57) 大黑塔领着打手和刚从天桥特意赶来侦缉队长马玉林率领的侦缉队，在坑塘边还在计议着分几路包抄苇塘，此时李三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

(58) 陶然亭没有围捕到李三，可急坏了侦缉队长马玉林，他想起前些时候王府追捕李三的事。便在第二天一清早，提着一个公事包，装着一副手铐，又来到王府。



(59) 王府的大门虚掩着，门前还停着一辆日本汽车。他刚一推开门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几句日本话。他不敢造次，赶紧躲进门房屋里。



(60) 等了约一刻钟的工夫，才见张禄领道，溥少爷陪着几个日本人从方砖道上走过来。日本人左顾右看，情不自禁地赞扬着：“杨柳细哪！”（“好啊！”的日语音译）。



(61) 马玉林从窗户眼儿扒头探脑地往外看着。忽然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日本人正颜厉色地指一下门房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在监视我们？”



(62) 那三个日本  
人立刻掏出手枪，  
封锁住了门房。



(63) 张禄一个箭步冲到门口，一个骑马蹲裆白鹤亮翅式，推开房门大喝一声：“谁？”马玉林只得从门房里走出来。



(64) 张禄忙说此人是侦缉队马队长。这时，一个日本人把马玉林的公事包提溜出来，扔到他脸面，气势汹汹地质问：“带着手铐，跟踪大日本国民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

(65) 马玉林先来了一个敬礼，说：“几个月来警察局一直追踪的一个飞贼，曾潜入这座王府，后来侦察到这护院曾和他在大碗居一块饮酒，今天是来找张护院的。”



(66) 滕少爷一听早已吓瘫在长廊上，几个日本人听飞贼潜藏在这里，也感觉后怕。张禄听马玉林说出大碗居的事，吓得扑通跪下，连说：“饶了小的吧！要我干什么，定当效命！”



(67) 那些日本人受了一场虚惊后，上了汽车走了。马玉林送至门外，冲着车门鞠了三躬，一看车尾上的车牌号码，倒真吓了一跳：“啊！日本军部的大特务头目土肥原啊！”



(68) 送走看宅的日本人，马玉林刚才那阵惊吓早已过去，倒感觉能见到这样的“大人物”而兴奋。见溥少爷那惊吓的样子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不干少爷的事！…我找您的护院说话。”



(69) 送走了溥少爷，关上了大门，马玉林便跟张禄在门房进行了一番郑重严肃的谈话。马玉林连哄带吓，连逼带诈地唬了一顿张禄。张禄低头懊悔不该交人不慎。



(70) 到掌灯时分，张禄拿出酒菜，两人对着饮起来，直喝到半夜鸡叫，还磕头拜了把子。又一块儿策划了捉拿李三的办法。



(71) 再来说李三。这天傍晚，在街上碰见了卢静庵，卢静庵自从在大碗居开张那天，与李三相识后，对他的品、武艺，都格外景仰，便邀他同回荣升小店去住。



(72) 这小店座落在偏僻的牛街上。店家原是穷苦人出身，目不识丁，卢静庵经常为他写流水、作花帐，逃避捐税。两人很有交情，所以他能住在后院一个小单间房里，不拿店钱。



(73) 李三自从住进荣升小店，避开了追捕。两人各自述说了不幸的遭遇，越说越投机。李三说到金兰至今没有下落，卢静庵说到与表妹两心相爱，却不能够成亲，不觉都潸然泪下。



(74) 还是李三豁达，他收住叹息，从腰里掏出那张三千元的银票和金锞银锭，慷慨地说：“大哥！您别发愁，您要是能把这些兑换成钱，就拿它跟落霞结婚用吧！”



(75) 卢静庵连忙摆手说：“我花了你的钱，你拿什么去寻找金兰呀？”李三叹气道：“这么大的北京城，一时到哪儿去找？还不如先解决大哥的难处。”



(76) 卢静庵说道：“这银票怕失主挂失，先不能兑，这金银锭子倒可以托人折换出现钱来，你好维持生活。至于寻找金兰，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，咱明天就去串游串游。”



(77) 正谈到这儿，屋外有人敲门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卢静庵赶紧示意李三收起银票，躲到门后面，他又扒着门缝一看，原来是大碗居开张那天新认识的张禄，便开开门，请他进来。



(78) 见来了张禄，卢静庵乐呵呵地提着一把水壶，说声张大哥你坐，便出门打水去了。



(79) 张禄见卢静庵一走，便对李三说：“兄弟啊，你的大祸要临头了。你盗的银票是警察局长的盟兄弟、老太监臧德才的呀！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！还找到我头上来啦！”



(80) 李三一听这话，真吓了一跳：“找了你去了？”“是呀！他们看见我跟你在‘大碗居’饮酒了。让我把你交出去，还把我的家小逮到警察局作抵押了。”张禄说着哭了起来。



(81) 李三吃惊非浅，他攥住张禄的手说：“大哥，你别难过，我一人作事一人当，决不会连累你，你带我去，还不能把大嫂和侄男旺女换回来吗？”



(82) 张禄停止了啜泣，感激的说道：“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没白交你这个朋友。这些年我跟官面儿上有些走动，他们答应，不交出老弟，只交出银票就算完事。这银票在你手里头吗？”



(83) 李三掏出银票爽快地说：“看在师兄的面上，交给你。”张禄拿起一看，果然是茂源钱庄的银票，又面有难色的说：“可这银票怎么交给臧总管的手里呢？”



(84) 李三略一思索，说：“好说！明天一早，我在春茗茶楼亲自把银票交给那臧总管，他有胆可以亲自去等，绝不食言。”张禄一听，心里面暗喜，嘴上却说道：“你可别玩玄的呀！”



(85) 李三说：  
“我知道他不好惹，也让他知道我的厉害！只要你们不受牵累，比什么都好！”  
张禄说：“那就这么办！”这时卢静庵打水回来了，张禄特意不谈银票的事了。



(86) 可是张禄走后，李三就把刚才之事向卢静庵说了一遍，卢静庵说不妙，劝李三逃走。李三说“如果我逃走，岂不又连累了你？”卢静庵说：“需要想个防身的办法。”



(87) 卢静庵知道舅父刘宝松一辈子闯荡江湖。倒也急公好义，结交一些行帮伙友。当晚即带领李三找到舅父，把那经过、身世述说一遍。



(88) 刘宝松对此愤愤不平，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几个青红帮哥儿们，折腾了半宿，终于研究出来一个送还银票的办法。



(89) 翌日一清早，臧德才按约定时间早已坐到春茗茶楼雅座，一边品茶一边等着李三。他的听差、保镖和马玉林的侦探、大黑塔的打手们化了装，散布在茶座上，单等李三到来。



(90) 就在这时候，涌进几位顾客，先有四个小厮，抬着一架喜庆食盒，随着进来一位阔商，跟着一个司帐，一个保镖。这伙顾客穿着阔绰，态度傲岸。



(91) 富商在众人拥簇下，在一处适中的茶座就坐，茶役急忙跑来伺候。司帐先生操着江南宁波口音说：“赶路来京，喝壶龙井去去心火！先给我们东家打盆洗脸水来。”



(92) 说话间，伙计打来了洗脸水。富商摘下帽子，露出新剪平头；脱掉长衫，是一身花丝葛对襟裤褂，一条粗金表链，在胸前晃来晃去。你如仔细瞧，就会认出他是李三。



(93) 他从容洗脸，然后漱口，漱完口，一歪头吐了口痰。这口痰正好吐在臧德才那寿字团花软缎的大衣襟上。



(94) 等得不耐烦的臧德才，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火，他瞪着眼说：“你往哪儿胡吣！？”李三略表踌躇，急步来到臧德才的跟前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没加小心，沾了您的衣裳！”



(95) 李三边说  
边掏出来一条手  
绢，伏身给臧德  
才擦衣襟上的痰  
渍，口称：“得罪，  
得罪，请多担待！”



(96) 臧德才白了他一眼，没有作声。这时，他一心想找给他送银票的人，没有心思理睬这个商人。岂不知就在这当口，那张银票已巧妙地退还给臧德才了。



(97) 李三站起身，大摇大摆地回到茶桌边坐下来，和他的保镖伙友，边开怀喝茶、吃点心，边聊天。欣赏那些伸脖瞪眼、焦急地等着促他的那些侦探打手们。



(98)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，李三等人吃饱喝足，被众人簇拥着，出了春茗茶楼，扬长而去。



(99) 茶楼里，就剩下焦灼不安的臧德才和警探们，有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地等待那送银票的人，可是狗咬尿泡，落了个一场空欢喜。



(100) 臧德才气急败坏地回到家里，刚走进大厅坐稳，听差的便向他报告：“老爷！警察局唐局长求见。”“叫他滚进来！”臧德才没好气地答道。



(101) 听差前边领路，唐玉麒来到客厅。他摘下大沿帽，立正鞠躬，陪笑道歉：“大总管，让您久等着急啦，这怎么说的！”



(102) 臧德才在茶楼白等了一上午，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。他见唐玉麒那表情，也没让座，就大发雷霆地说：“太不象话！哼，胆敢戏弄我，你这警察局长是怎么当的？”



(103) 唐玉麒望着这僵尸般的老朽，忍气吞声没敢发作，龇着大板牙说：“总管息怒，您的银票已然送到了。”“送到了！？在哪儿？”



(104) “嘿嘿，这小子给我来了张‘飞贴儿’，您看，这贴儿上写的明白。”说着恭恭敬敬递上了“飞贴儿”。



(105) 臧德才接过那张用高丽纸写的信，见那上面写着几行字。启者燕子李三，看在盟兄张禄份上，退还你这张搜刮民脂民膏之银票。当时你只顾东瞧西看，其实，我借擦痰之机，已将装银票的钱包塞在你的靴筒内，哈哈，你这头呆鸟！



(106) 臧德才看罢这贴儿，顾不得埋会那些骂他的话，赶紧去摸他的靴勒儿。原来他穿的还是前清时流行的男人短靴。这短靴勒儿肥大，外侧靴口里有一个小口袋，可放钱币或其它物件。



(107) 靴筒里果然有一个钱包，打开一看，真是那张银票。他龇着牙说：“这小子，真有能耐！两次我都让他赚啦！来人哪，给唐局长看茶，上点心！”



(108) 臧德才见了银票，心火早去了一半，自己先拿了点心吃起来。然后用郑重的口气说：“我说唐局长，要早日除掉这心腹大患，你才能坐稳交椅啊！”



(109) 唐玉麒觉得事已办完，便想告辞，忙说：“总管高见！您放心，他飞不出我的手心。”臧德才掏出一叠钞票，放在小桌上说：“拿着这个吧，赏兄弟们几个酒钱。”



(110) 唐玉麒在臧德才“送客”声中，坐上电驴子，一溜烟跑走了。正是：侠义人肝胆相照，恶势力狼狈为奸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集：《夜盗马府》。





“燕子”李三金件(三)  
行 送 香 茶

原書：柳 遜

出版：尤 一 著

版次：月本九、附光十

封套设计：陈九和

黃印題材：張廣均

書名：行 送 香 茶
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定价：內 容：文 章 二 千 字

印 刷：上 海 印 刷 公 司

开 本：3—1.500,100

印 张：17.5×11.5厘米 3/16 定价：3.75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—1,5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08·177

定价：0.20元